

Walking the History:  
FILMS,  
Genre and Directors' Research

行走镜中  
——电影文本的细读

李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Walking the History:  
FILMS,  
Genre and Directors' Research

J905.2  
43

行走镜中  
——电影文本的细读

李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李镇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 6  
ISBN 978 - 7 - 104 - 03568 - 8

I. ①行… II. ①李… III. ①电影—研究—中国  
IV. ①J90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603 号

---

## 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

责任编辑：黄艳华

责任印制：冯志强

---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网 址：www.theatrebook.cn

电 话：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 - 58930242 (发行部)

---

读者服务：010 - 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100097)

---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280 千

版 次：2011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104 - 03568 - 8

定 价：35.00 元

---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一

这是一部七零后学人的论文集。从这集子中，我看到了后生可畏和来者孔嘉。而在这集子后面，我看到了年轻学人承袭下来的旧的苦闷和新时代给他们创造的新的两难。

本书的作者2004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毕业后到了国家某部委，月薪八千有余，但他死活要调到研究中心。我再三警告他：你可想好了，这儿可是清水衙门，你的工资不会超过二千。他毫无惧色，矢志以求，几经磨难，终于在2005年拿上了低薪。

这个集子就是他在拿低薪的六年里取得的成果。人生贵在适意，他所适意的是电影研究，在这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事业的归宿。

为了这个意义和归宿，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因为读研究生时借资料多次碰壁，他从拿上低薪的第一天起，就以难以理喻的热情、九死不悔的执著投身到搜集电影史料的持久战之中，为了从旧货商手里买下日本人看中一批联华公司的画报，他出了与日本人同样的高价。为了遥远边城的一盘残破的旧胶片，他不惜飞车千里，一掷万金。某电影机关的大楼装修，大批旧刊被当作废纸卖掉，其中有20年代的上海《电影月报》和《明星特刊》，他闻讯追至通州张家湾，硬是从旧书贩手中以一本六百元的高价买回了那些几经倒手的杂志……如此豪举，使他成了旧货界的闻人，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他提供各种电影资料的线索。为了支应每月的4至5位数的巨大开支。他不得不将多年攒下的买房款，填进这个无底洞。

六年来，他搜集的包括“电影本事”在内的出版物已逾千种，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电影资料馆的缺货。而更让专业资料馆望尘莫及的，是他千辛万苦搜集来的电影人的书信、笔记、档案和手稿。这些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史料，他常常一箱一箱地买下来。就这样，他将本可以在北京市区买一套两室一厅的上百万元，变成了一捆捆、一堆堆的电影资料，他借住的小房，也由此变成了没有落脚处的仓库。

我不想称他为模范，更无意提倡这种作法。作为特殊之人的特殊之举，它没有普及推广的可能。但是，正是这种特殊之举，成就了这位特殊之人——此书中的《〈迎春花〉：满洲伪国之密语》、《〈勋页千秋〉残本细读》等文，为电影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当然，他营造的新天地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满映”的研究上，在现代电影、类型片、口述史等方面，同样可以看到他的洞见卓识。而这一切，都是他用心血和才智换来的。听他说起宏伟的治学计划：“重写电影史”、大师研究、动画艺术……让我想起了章学诚的名言：“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在学者用学问邀宠贸利、沽名钓誉的时代，他竟把学问当成了心灵的衣食。

他叫李镇，他的儿子叫李城。但愿李城的一代，比李镇的一代活得更舒展，更恢宏，而不像他老爸这样坎坷窘迫。毕竟，城比镇大。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启之（吴迪）谨识

2011年6月

## 序二

一不留神，我也成了玛格丽特·米德所谓“时间的移民”，进入“后喻文化”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常常要向后生晚辈求助和求教。

这个论文集的作者李镇，就是我近年来经常求助和求教的对象之一。所以如此，因为他是技术方面的多面手，举凡照相、摄影、录音、网络乃至平面设计（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徽就是他设计的）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信息，他能如数家珍，且能上手操练，能帮你排忧解难。他更是个学术方面的有心人。为从事学术研究，多年来悉心搜集电影专业旧书、旧报刊杂志、老照片乃至老电影人的笔记、书信与档案，一些在图书馆里难以找到的珍稀资料，保不齐他那里就有，而他总是乐意与人分享。

这个李镇，是我的年轻同事。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里，有这么一个可贵的同行兼同道，可以求助和求教，不亦乐乎？！

我对李镇的深入了解，是我们一起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时。

口述历史是电影资料馆的一个集体项目，研究室绝大部分同事都参与其事，大家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李镇从熟练的摄像和录音师，很快变成合格的独立采访人；起草过《电影人口述历史200问》，担任过上海采访站站长并首创《上海口述日志》，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的《学人卷：银海浮槎》分册主编，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独当一面的大将。2010年秋天，我和他搭档，去西安、临潼等地作外地采访，朝夕相处半个月。这段时间，每天采访5—6小时，而我俩相互讨论切磋的时间也差不多有5—6小时，包括从旅馆到采访地点的步行路上、用餐时间以及每天晚饭后，每天数次两个人的研讨会，用来对前一次采访的经验或失误总结、对后面采访的技术与学术的准备。我们一起进行了多次实验性集体采访，若非两个人协力同心，就不可能有此创意与实践。

李镇是第一次去陕西，在那里工作几周，竟然没有抽出一点时间去看

看近在咫尺博物院、华清池、兵马俑。直至离开西安回北京的那一刻，他才在火车站附近买了给儿子的礼物，这个“好爸爸、灰太狼”，回家后只怕要遭扣分处罚。

李镇不仅是技术上的多面手，在学术方面也训练了十八般武艺。

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对影片的细读功夫，从媒介、影像、声音、技术和艺术，到叙事、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都能条分缕析。这功夫如何，看集子中的《〈勋业千秋〉残本细读》、《〈迎春花〉：满洲伪国之密语》等篇即可了然。除了读片，进而还能读人，文集中对张一白、郑大圣、张菁、高群书、尹力等电影导演的阅读分析，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范例。作为电影研究的多面手，他还对电影类型、电影现象、电影刊物、电影院文化等诸多方面也都进行了尝试性阅读和研究。《中国动画60年“观念系统”浅议》、《灰太狼的秘密：儿童卡通片中的狼及它所代表的成人世界》、《贺岁片与转型期的大众生活》、《1950—1954年〈长城画报〉办刊策略初探》、《电影院与中国城市生活》这些文章，纵然有些未臻成熟，但对电影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探索，实在功不可没。至于口述历史的几篇文章，尤其是《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相信能引起同行的关切、共鸣和讨论。

短短数年间，李镇发表了40余篇学术文章，这是他才干与勤奋的最佳证明。要求这些文章篇篇锦绣、字字珠玑，那不现实、也不公平。实际上，从40篇中挑选出的这20篇，也未尝不能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作为同行，我当然知道学术文章的甘苦，不过我不想说石材打磨、砖瓦烧制的艰辛，和户牖设计、整体建构的困难；只想说：我现在的文章学术也是毛病多多，更遑论年轻时。

这是李镇的第一本论文集，是他在学术长路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可喜可贺！

学术领地没有围墙，无论是荒村野老，或是都市少年，只要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胸怀宽阔、道心坚贞，都能在任何可究可思之地，追求学术的妙谛，沐浴真理的阳光。年轻的李镇，正是有心求道的学问中人。

我了解他的学术特长，了解他的雄心大志，也了解他从细读到宏观的未来研究计划。只不过，未得他本人许可，不能擅自乱说。

陈墨

2011年6月

## 细读：作为方法和态度

### （自序）

#### —

细读电影可以同时采取几种方法或是态度。

一种是把自己当成纯粹的研究者，去细察作品的社会背景、政治话语、文化源流、性别寓意、叙事特色、人物原型、符号结构、历史观念等等。一种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当成做电影的制作者，去观察故事的编排、镜头的运动和摆放、音乐音响的配合、剪辑控制节奏、灯光美术的设计、演员如何把自己变成角色，导演如何调动所有元素……如果你喜欢电影或是研究电影，这些都值得去分析和解读，创作和读解有时就像编织谜语和猜谜的过程。

还有一种心态更重要，那就是要终究把自己当作观众，去理解自己在自然状态下对电影的认知，去接受作品给你的所有感觉。和黑暗影院里的所有观众那样，尽可以去哭去笑，去爱去恨，可以做粉丝追星，只要那些感觉完全出于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在这个前提下，不妨去探究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这是研究电影的起点。

爱电影，学电影，研究了电影，自己也动手拍过电影，但是却不敢说懂电影。各种理论工具，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学会理解自己和解放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被称作“我”的人，可能只藏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很多人惯于用别人的感觉当成自己的感觉，说别人的话；因为有媒体、有社会、有专家、有权威；有理论、有规范、有常识。人们有时会不加太多的思索，用不属于自己的现成语言来表达属于和不属于自己的感觉。“我”随时在被糊里糊涂地建构着。而真正的艺术，也许能让人们浮想联翩，在某个时刻触动我们心灵的深处，唤醒那个麻木或是沉睡的自



己，这是个被动的过程。作为一个细读者，则要时刻主动地保持清醒，无论面对怎样的作品，都要检查自己的态度，认识到自己可能因偏狭或是懒惰造成的误判。对我来说，细读电影就是“找自己”的过程。

## 二

读电影不但要用眼用耳，更是心灵之旅。

我们读到的一点一滴，所有感觉都经过了加工，都是主观化的。凡是评论，就是主观的，世界上没有客观的评论家。主观是好东西，条件是它真的出自于我们自己。读电影时，我很珍惜自己的感觉，有时会觉得某场戏什么地方“不对劲”，可能是创作者的失误，也可能是暗藏玄机，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而是品读的人——我不对劲。留心这些地方和这些感觉，因为那可能就是深入理解作品的通道，或是探索自身的门径。

细读电影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表述自己读到的东西。就像我们品尝食物，对于味道，舌头比我们聪明，因为它可以分辨出成千上万种滋味，而我们却几乎不能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出哪怕一种最简单的味道。世间的作品也是一样，对其评述无法穷尽，何况每个人的“口味”千差万别。用语言来解放自己，也是一条没有终极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说艰难，也可以说乐在其中。因为，我们时而会为自己小小的发现和突破得到精神自由的愉悦。这本书里，就记录了我这方面的努力和收获。

世间万物皆可细读。因为我工作的关系，这本书细读的是电影，以及与电影相关的人物、文献、现象和口述历史。写作的时间大概在五、六年间，有的文章已经过时，里面提到的电影或是人物，可能一般读者也不熟悉，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我想传递自己寻找答案的乐趣。

## 三

年界不惑之年的我，惑者多矣；被朋友同事说成是多面手，其实还一事无成。本书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曾发表过；有点黑色幽默的是：可能是“进步较快”吧，几年前的一些文章现在读来的确是青瓜涩果。本想做一些加工，因为时间紧迫，也未能如愿；对一些文章仍以敝帚自珍的态度收录其中，原因大概就如上所言——这里面有自己的真情实感。

感谢吴迪（启之）先生和陈墨先生撰写的序言。吴迪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对我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一直很关心，他以身作则，对学生在学风上的要求甚严；我和同门师弟师妹们一直以“迪”系为荣。陈墨老师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让我认识到研究之乐与学术之趣。感谢李迅老师翻译的英文书名。多年来，几位恩师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李镇

2011年6月

## 目 录

序一 .....	吴 迪 ( 1 )
序二 .....	陈 墨 ( 3 )
自序 .....	( 5 )

## 电影批评

《勋业千秋》残本细读 .....	( 3 )
《迎春花》	
——满洲伪国之密语 .....	( 24 )
一朵芙蓉著风雨	
——谢晋影片《芙蓉镇》与中国人“身体”的觉醒 .....	( 53 )
沉重的翅膀	
——谢飞影片《我们的田野》读解 .....	( 64 )

## 人物研究

光阴为证	
——百岁影人王为一的电影人生 .....	( 79 )
张一白的浪漫美学 .....	( 106 )
丰富的痛感	
——高群书电影的现实意义 .....	( 119 )
尹力电影的叙事维度、影音策略及文化立场 .....	( 131 )
镜中的行者	
——郑大圣和他的电视电影 .....	( 144 )
她就是吕蓓卡	
——张菁电视电影研究 .....	( 160 )

## 类型·现象

### 当历史被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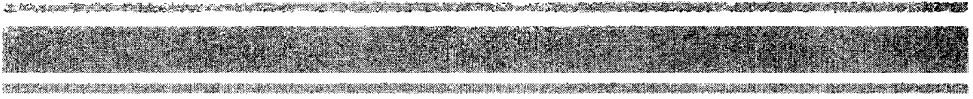
- 国产革命史诗巨片的“类型”之感…………… (177)
- 贺岁片与转型期的大众生活…………… (187)
- 中国动画60年“观念系统”浅议…………… (200)
- 灰太狼的秘密
- 儿童卡通片中的狼以及它所代表的成人世界…………… (212)
- 1950—1954年《长城画报》办刊策略初探…………… (223)
- 诗尽人间味 纸上意无穷
- 孙瑜《大路》手稿细读…………… (240)
- 电影院与中国城市生活…………… (252)

## 口述历史

### 与电影史对话

- 记“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 (281)
- 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 (293)
- 记忆无价
-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学人卷：银海浮槎》序…………… (309)

# 电影批评





## 《勋业千秋》残本细读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胶片，因技术、经济、政治等原因，保存下来的本来就并不多，而其中的纪录片更是寥寥无几。在仅存的早期纪录电影中，《勋业千秋》因其拍摄年代久远、内容稀有、过程艰难、制作精良、规模宏大等不容置疑的理由，显得尤其弥足珍贵。该片前身是 1927 年完成的《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全长 9 本，经 1941 年重新剪辑配音，改名为《建国史之一页》，又名《勋业千秋》。全片原长一万尺，现只剩 4 本，计 3060 尺，放映 34 分钟。虽然仅存残本不到原来片长的一半，仍不失为中国电影影像中的“国宝级”文物。

该片的利用率奇高，目前影视作品尤其在纪录片中，关于孙中山、北伐战争、早期革命史，很多真实的历史活动影像，均来自这部旷世佳作。与“利用”相比，关于此片的“研究”则不多。笔者近日观看此片，细读心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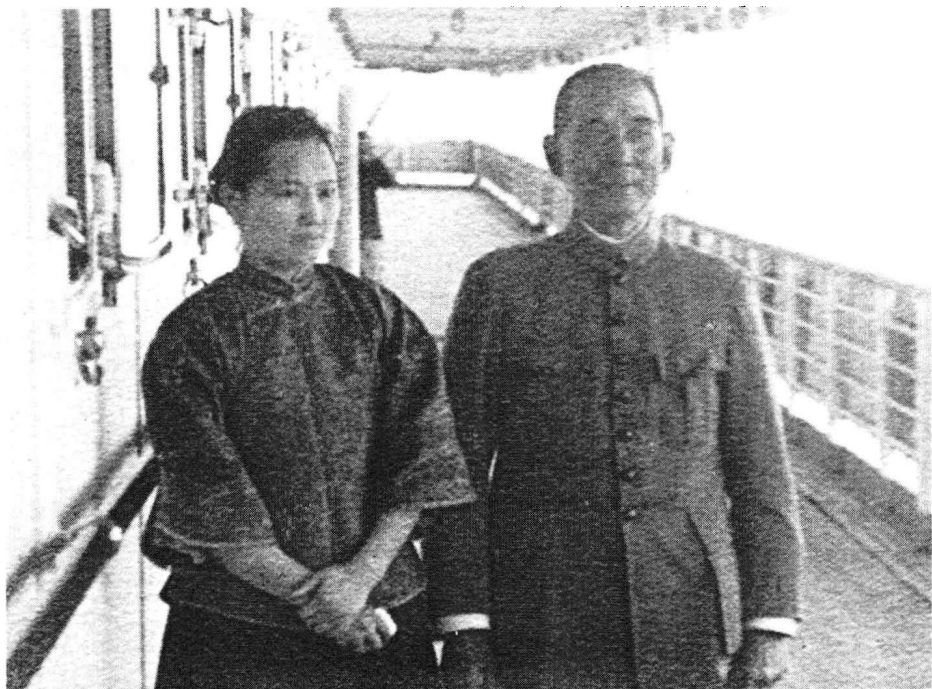
### 技术条件

“当年是用 Bell & Howell 公司制的摄影机，不但笨重，又没有马达，要用手摇来带动胶片运转”。<sup>①</sup> 摄影机的“笨重”基本将机位囿于固定位置，而“手摇”拍摄是早期摄影师掌握的必要技术动作，必须专注地保持每秒 16 格的匀速。这些技术障碍都可能大大限制了摄影师在拍摄时的主观创造。



《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报纸广告)

<sup>①</sup> 黎锡：《孙中山的珍贵纪录片和摄制者黎民伟》，载《大众电影》2003年第4期。



《勋业千秋》之一帧

从技术角度说，20年代的粗粝影像当然无法和现在高科技条件的细腻电影画面相比。何况，影响《勋业千秋》残本质量的原因还有影片完成后的胶片损伤严重，一些画面现在只能见局部，有的满幅面目全非。不过，我们仍可以在相对完好的少数镜头中发现此片摄影的精妙，例如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船上的一组镜头，宋庆龄眉目清澈，略带羞涩。从现存的、由电影胶片转成的一些剧照，也可以看出原片的很多画面细节丰富、层次分明。相信如果保存得完好，《勋业千秋》将会呈现更多令人惊讶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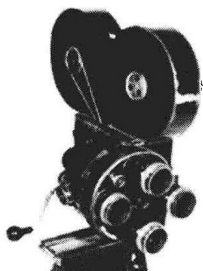
通过细察民新公司的工作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3台摄影机，其中一台是形状扁平的木箱式手摇摄影机<sup>①</sup>；另两台则是外形相同的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摄影机，从位于机身右前方的四镜头转盘系统（a four lens turret Rack-over system）和状如米老鼠耳朵的片盒，可以断定是美国 Bell &

---

<sup>①</sup> 黎锡指出这台木箱式的摄影机可能是法国制 Debreie 摄影机。抗战时期，黎民伟在桂林曾开小照相馆，使用过用法国 Drbreie 摄影机逐格替人照相，此机何时购得、从何而来、是否拍摄过本纪录片亦无从考证。



Howell 公司生产的默片时代经典机型“2709”<sup>①</sup>。这款机型使用 35 毫米胶片，画幅 18×24mm，最早生产于 1911 年，是上世纪 10、20 年代好莱坞默片黄金时代的主流摄影机，在很多早期的美国电影工作照中，都可以看到“2709”的“身影”，它曾是各大电影制片公司的必备，无声电影史上的无数杰作也来自于它<sup>②</sup>。由于设计合理和精密耐用，直到 1950 年代仍有商业电影使用这款机型。所以，民新公司在 1923 年购得此机，可以说将技术条件提高到了和当时好莱坞同步的水平。



Bell &amp; Howell 2709 cine camera



香港民新公司工作照



工作照局部放大

#### BellHowell2709 摄影机

根据黎民伟日记的记载，他早在 1921 年就开始用摄影机拍摄孙中山，而“2709”购于 1923 年，那么可以推断至少 1921—1922 年黎民伟的新闻纪录片没有用“2709”。在林楚楚的回忆中提到“向德国订购活动摄影机一架，先行学习使用方法，在楼未建成时，他又应革命党人之邀，返内地替孙中山先生拍摄一套纪录像片”<sup>③</sup>，根据资料的前后文判断，黎民伟买第一台电影摄影机的时间在 1920 年前后。所以，在拍摄纪录片初期，他有可能使用了这台德国的老摄影机。<sup>④</sup>

① “2709”全称“Bell & Howell 2709 cine camera”，最早生产于 1911 年。

② 比如卓别林一生拍摄的 80 多部喜剧影片，大部分都是使用该机拍摄的。

③ 林楚楚：《第一个搞电影的广东人》，载王宽城等著《海天集》，九龙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3 年版，第 94 页。

④ 在俞小一、黎锡主编的《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版）一书第 39 页，有一张“黎民伟与林楚楚在外景场地”的《木兰从军》工作照，其中出现了一台的箱式摄影机，与该书第 24 页的黎民伟第一台摄影机不同，其出处、型号以及是否拍摄过孙中山无从考证。